



每篇小说都是一次返乡

● 沈念

蔡测海最新小说集《假装是一棵桃树》，读过后，一个强烈的、鲜明的写作者形象浮现眼前：漫游者、诗性语言抒写者、为大湘西立传者。

漫游者

从湘西的深山莽林和时间丛林里漫游而来的著名作家蔡测海，既是在人世有目的地寻找，也是在无目的地精神行走，行走就是存在本身。当漫游者历经世事沧桑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坐下来成为讲述者的时候，他的意识从头脑到笔端会出神，因为往事与随想、凝视与俯察而出神。他讲的是世间之事，又像是世间之外的故事，读者如我等会产生对他所述内容真实性的怀疑。那些旧人旧事，是凭空而来，或是现实发生，我要如何去信任；他分泌出来的纷纭感觉，光芒四射，我要如何去靠近；他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语言背后，有没有隐藏着未能直接抵达的“怪力乱神”；甚至我怀疑这样的作品是当下文学叙述空间所产生的吗？作者又是在怎样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生活状态下进行的创作？

“假装”“湿说”“镜话”“万念灵”……循着篇目，我还在探寻如何精准描述他的状态，突然想到了一个词：无所事事。蔡测海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无所事事的状态，不是无力行动，不是在行动中缺席，而恰恰是一种独立的能力，是专注的探索，是精神放松的顶点。拥有了真正的“无所事事”的能力，

他的叙述有自洽的逻辑和语言，有简明却繁复的时空感，有松散却牢固的结构，有不明就里却无法抗拒的艺术魔力。他手挥“无所事事”这把金色镰刀，见山见水，山水开道。他创作中的强烈经验并不是从行动中产生的，或者说当经验发生之后，所有表达都于“无所事事”之中如地下甘泉般涌现。

从蔡测海的小说中，我们洞察到无所事事让写作具有生命，继而生命也具有了光辉。这种内在生命是自足的，自足是至福。因为文学的真实深广，只向“无所事事”的沉思者敞开自身。

诗性语言抒写者

漫游者的语言是不同的，诗性的语言在小说集《假装是一棵桃树》中充满了回声。

蔡测海凸显的诗性语言延续了古典语言的传统，得其凝练、精致、生动，又有现代性语言的意识流动，气韵神通，意蕴万千。《三川半万念灵》《西南镜话》是典型的古典笔记体小说，石头、草叶、昆虫，都成为言者的化身，古人的万物平等，在这种言说中得以体现。《牛下麒麟猪下象》中说，“瓜果是吴二元的七种表情，桃是甜美，李子是快乐，冬瓜是大笑……”还说，“这地方人的性格，是地平线的性格，无止境的退让，不可触摸”。他的语

言夹杂很多地方话的表达，看似普通，却有很强的及物性。比如他说：“瓜果是倒挂着的，牛羊是行走的”“鞋要合脚，还要跟脚，才能走长路”“耳朵发痒，是有人念叨”。诸多令人心中一亮的语言，文中俯拾皆是，看似熟悉的物语物象，都有着非常清晰的质感。看起来是散文化的表达，却有浓密的诗化，如《一河宽窄》中：“我拾起一片瓷器，裂纹就是琴弦”，这些都是有颜色、气味的语言，是有动作、神态的语言，也是有张力的语言。

为大湘西立传者

最后，为山河、为民生草芥立传是《假装是一棵桃树》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旨归。这本小说集中的每篇小说都是一次返乡，作者的雄心是为大湘西和那个心中的“三川半”立传，为那些有名无名的人间万物立传。立传的本义，是要写下地方的性格和他者的根性。蔡测海的“传记”不是连贯完整的叙述，而是掠影式的，是飞扬但又可以连缀列队的。如《西南某处，我们的经纬度》中修三线铁路的悲情往事令人唏嘘。《三川半万念灵》中摆渡的驴子，这个驴子有两只箱子，一只装钱，一只装人迹，人的脚印、手印，人在水中的倒影，充满传奇性，为湘西大地增添了迷人的魅力。

如《父亲简史》，一撇一捺地写父亲的经历和往昔，看得出他是很注重来处的，又如《西藏西》中人与狗、游走与等待，既是真实，也是想象，虚实相生，建构起人与物、人与世界的深度关联。

蔡测海轻描淡写地写一个人的一生，也会浓墨重彩地写生命中某一个时刻。他似乎只是写万物的形貌，也是找到了其精神长相。蔡测海说自己是一名“小说艺人”，我理解为继承了中国传统语言艺术与小说艺术创造之人。毕竟文学不只是反映生活，更须是创造生活。因为创造，作家是时间的传承者，时间从他身上流过，但他并没有消弭在时间中，而是成为了时间的一部分，成为了时间里最坚固的事物。

其实属于蔡测海的状态，过去的“混沌天然”，此刻的“时空自主”，多年以来的“原生复调”，都显现现实里的奔跑者形象。他的写作不是一场于喧闹与寂寥中的奔跑吗？当奔跑成为一种生活形态，时间变成他的脚步，奔跑虽超越身体极限，但这位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就享有盛誉的湘军骁将，可以一往无前地跑下去。

《春节简史》

作者：张志春
出版社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4年1月

内容简介：本书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，指出春节源头所在，介绍春节期间各地人民的种种习俗、仪式、活动、物品等等。通过本书，我们会知道春节不单单是除夕夜阖家团聚和大年初一的拜年活动，而是从冬至、腊八、祭灶、除夕，直到破五、人日、元宵节的整个庆祝过程，期间的每一个节点都关联着中国人2000年来的文化传承与情感寄托。



《故乡那么辽阔，为何还要远行》

作者：王选
出版社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3年10月

内容简介：本书是85后新锐实力作家王选关于故乡的又一部非虚构力作。端午、夏至、中秋、冬至、立春、清明，在一年中重要的岁时节气，王选从城市回到故乡麦村，翔实记录了这片辽阔却不荒凉、人烟稀少却人情尚存的土地上的所见所闻，捕捉故乡四季嬗变中无数温暖令人动容的细节，见证故乡人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生存样态，以一个异乡漂泊者眼中的故乡变迁，呈现青年一代对生命尊严和父辈亲情的深刻感悟，以及对故乡现实与未来的深切思索。



长沙图书馆 供稿

微书讯

淡淡的茶子花香
跃然纸上

● 蒋万兵

《清溪》是一部值得当代青年深读的小说。清溪，或许是“文学之乡、立波故里”的那条清溪，又或许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难忘的那条充满乡愁的清溪。读《清溪》，感受人间烟火，汲取心灵鸡汤。该书是中南大学邹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，

初识邹理教授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邻家小妹，瘦小的身材与其渊博的知识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似乎有些不符。作者与清溪有缘，与清溪结缘。从文学爱好和对周立波先生的景仰、到研究周立波并为其著书立传，周立波是作者的人生导师。打开《清溪》，一股淡淡的茶子花香跃然纸上。小说中多次写到主人公郭怀远喜欢树木花草的气息，描写了木槿、桂花、梧桐的淡雅，也写了香樟、香椿、石楠的粗犷，甚至还描写了主人公张开嘴呼吸北方杨絮的味道，却没有写南方深秋漫山遍野的茶子花，也许在作者的世界里，茶花的雍容华贵、洁白无瑕是不容亵渎的圣物。但作者对人物性格和乡村景物美食特产的形象塑造、对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的描绘，笔风细腻、明丽、含蓄、质朴，与周立波先生为代表的文学“茶子花派”一脉相承。

作者笔下的清溪水是有灵性的，它没有确切的源头，它的源头就是“绿叶上的一颗水滴”，它会走路，知道“哪里直走，哪里转弯，哪里急行，哪里迂回，哪里挂一道小瀑，哪里漾一个小潭”，而且它自己有明确的方向“进入大河，汇入长江，最终回归大海”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清溪，童年时可以玩水嬉戏，可以捉鱼捞虾，成年后亦可洗去身心的疲惫和世俗的尘埃。小说主人公郭怀远在襁褓中就被父母遗弃，面对纷繁复杂社会的尔虞我诈、职场官场的勾心斗角，面对情感抉择时的痛苦挣扎，也曾困惑与迷惘，但最终能回归初心、逐步坚定心中信念，为自己热爱的乡村振兴事业而努力奋斗。潺潺的清溪流水就是心灵深处的那一抹赤子纯真，是不能忘却的初心。

农村一直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。作者在小说的字里行间，没有掩饰这份对农村发展、乡村振兴的热爱。小说中描写了一大批孜孜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领导和基层干部，如刘晓武、孙宝泉，他们从知青到担任领导干部，把青春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乡村振兴事业；以郭怀远、彭小芸为代表的基层党员干部，毅然选择了为乡村振兴这一伟大的事业奉献青春，挥洒汗水。而李南通、刘宜春等企业人，在商场打拼取得第一桶金之后，反哺农村，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……

《老城十二巷》的画里话外

● 蒋华

《老城十二巷》是宁乡作家黄镌最新的小小说集，以宁乡王潭老街为场景，勾勒出一幅幅街巷画、众生画。



《老城十二巷》黄镌 著/百花文艺出版社 / 2023年10月

黄镌善画，曾看过她画的扇面，清爽精致，看她的文字，也会有这种感觉。不过，她的文字可能更为泼辣。黄镌的作品虽然大多精工细作，场景细节纤毫毕现，但也不乏像《章大胖子》这样在整本书里非常跳脱的小说。这个卖卤菜的胖子，一开始就很有画面感，写他吃，没有写怎么吃，而是写他吃饭的碗，“他吃饭的海碗有半尺宽，五六寸深，一顿顶人三顿”，他怎么胖起来的呢？“三餐见荤，还要喝一碗汤”。这些文字将一个能吃、会吃、贪吃的章大胖子栩栩如生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黄镌的小说中，每一段文字拎出来，都能看到一幅幅鲜活的画面，同样是在《大戏窝》中，写晚上的场景，“到了天黑，他身边的人开始收摊，卖旧书新报的，刻章子的，耍猴的，套娃娃的，拔牙点痣、剃头刮面的……慢慢都散了。”这不就是一场市情画吗？

街巷市井的生活，被黄镌用文字记录下来，也定格在她营造的画面里。小说写出画面感，是小说家艺术成熟的标志，就像高手到最后能以气化形一般。黄镌在《小扇坊》里写制扇的工艺，不但有画面，甚至还有“配方”，像武侠小说里把抽象的招式分解了画在石壁之上，有机缘者，可以自行修习。

黄镌的小说之所以是一幅幅画，是她对细节的精准描摹，而且文字非常考究。美国小说家珍妮特·罗伯薇就说过，“细致、确切、具体的细节是小说的生命”。黄镌的小说里的细节便是如此，这也使得黄镌的小说好读、耐读。像《月光光，夜光光》中“桑奶奶”一节中，写鸭婆巷里的老房子上的青苔，“土墙长了半截子绿苔，晴天浅浅地绿着，雨天深深地绿着。”看着很普通，仔细琢磨，余味无穷，晴天的绿，雨天的绿，浅深两个字实在妙不可言。后面她写鹅卵石，“街面是鹅卵石。当月亮

升起来，在飞檐上露出半边脸时，一颗颗圆润的石子闪着光，像粼粼的水波。”鹅卵石为何如此圆润？大抵是因为走的人多了，像水波的鹅卵石，在月光下，多么静谧，多么美好。她在《黄雀子飞飞》里写孙玉山园子里的景象，“一只白猫，轻着爪子烟视媚行。”在花木的静态景象中，宕开一笔，写一只猫，让整个画面动了起来，也让园子更显轻灵。

《老城十二巷》写的是老城老人事，但她写得一点也不老，文字不老，手法不老，感情也不老。在我看来，没有不好的题材，只有不好的作家。高尔基曾说过一著名的观点，即“文学就是人学”。黄镌在《老城十二巷》中写了大量性格各异但又个性极其鲜明的人，像刘八字、尹红莲、贾周正、浣花、桑奶奶、章含英、田火、章润田胡四知……名单还可以列出一长串。人物刻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，在她的第一部小说《喊魂》中便已淋漓尽致地展现，这本小说，更进一步，让人印象极为深刻。拉约什·埃格里说过，“鲜活的、有血有肉的人物始终是伟大的、经久不衰的作品的秘诀和法宝。”当然，《老城十二巷》里的小小说还不能称之为“伟大的作品”，但她已经在这条路上。

《老城十二巷》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本地歌谣的自然融入，每一篇小说前面，都有一段山歌、童谣、戏词或者顺口溜。这让本地人读来有亲切，外地人看来有惊艳。而且，她笔下的人物有些也会唱上一段，像刘八字、尹大福、碧枝、小莲、孙秀华甚至是外表粗豪的章大胖子、年纪尚小的尹小闯等。这些歌谣，不单纯是一种展示，更是一种串联，还是一种情愫。黄镌小说的“话”，总给人话已尽、意无穷。而且有些话外之意，怕是只有她自己才明白吧。

黄镌的小说像她在《自序》里所说一样，它是自然天成的，贴地进行的，不狡猾、不油腻。

共建良好社会环境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
长沙市文明办 宣

设计 星辰在线(长沙文明网)